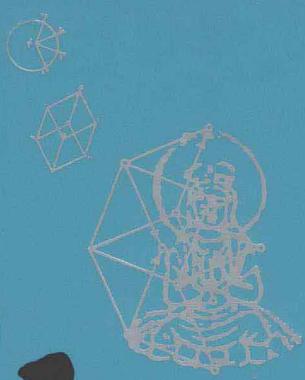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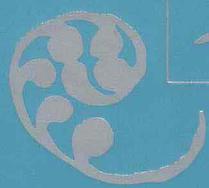


敦煌



石窟建築卷



商務印書館

敦煌
石窟全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全集



敦煌

敦 煌 研 究 院
石 窟 全 集

22

石窟建築卷

本卷主編 孫毅華 孫儒惆



商務印書館



敦煌石窟全集

主編單位 敦煌研究院

主編 段文杰

副主編 樊錦詩(常務)

編著委員會(按姓氏筆畫排序)

主任 段文杰 樊錦詩(常務)

委員 吳健 施萍婷 馬德 梁尉英 趙聲良

出版顧問 金沖及 宋木文 張文彬 劉果 謝辰生
羅哲文 王去非 金維諾 周紹良 馬世長

出版委員會

主任 彭卿雲 沈竹 劉煒(常務)

委員 樊錦詩 龍文善 黃文昆 田村

總攝影 吳健

藝術監督 田村

石窟建築卷

主編 孫毅華 孫儒惆

攝影 吳健

繪圖 孫儒惆 孫毅華 鄭偉堂

封面題字 徐祖蕃

出版人 陳萬雄

策劃 張倩儀

責任編輯 田村

設計 呂敬人

出版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製版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印刷 中華商務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次 200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3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5294 5

版權所有，不准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區，以中文或其他任何文字，仿製或轉載本書圖版和文字之部分或全部。

© 2003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and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All inquiries should be directed to: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8/F., Eastern Central Plaza, No.3 Yiu Hing Road, Shau Kei Wan, Hong Kong

前 言

永恆的建築空間——敦煌石窟寺

利用天然洞穴是人類最早的居住形式之一。人工開鑿洞穴建築最早在埃及，大約在公元前20～前10世紀，古埃及的法老們開始在尼羅河上游的山崖上開鑿陵墓和神廟，這些石窟建築規模宏大，設計巧妙。公元前5世紀，波斯國王大流士在山崖上開鑿大崖墓，正面是典型的希臘式柱廊，雖然這些神廟和崖墓是在岩石上鑿出的空間，但與建築毫無二致，仍然表現出它的豪華與壯麗。其特徵是：既有正面的建築形象，又有內部空間。石質洞穴所具備的堅固性，使它在保存時間上具有相對的永恆性，這正是宗教或墓葬建築所追求的目的。

佛教開鑿石窟寺與其崇尚禪修有關。據佛經講，釋迦牟尼在世時，常在山中的石窟內坐禪，因為那裏可以遠離城市的喧囂，並有冬暖夏涼的好處。石窟寺裏的僧房窟即是滿足僧徒們坐禪修行的場所，稱禪窟，古代音譯為“毗珂羅”（梵文 Vihara）。塔廟窟則供僧徒們講經拜佛，是佛寺裏的講堂，古代音譯為“支提”（梵文 Chaitya）。印度的佛教石窟建築，大多以一個支提——塔廟窟為中心，周圍有若干個僧房窟，組成石窟羣。印度最大的阿旃陀石窟寺共有二十九個石窟，其中有五個塔廟窟，其餘都為僧房窟。印度開鑿石窟的地點經過精心選擇，是石質堅硬細膩、適宜於精雕細刻的山崖，所以非常注重對石窟內外的裝飾，使石窟具有顯著的建築特點。

也許是不謀的巧合，中國東漢時期（公元1～3世紀），在長江上游的四川岷江、沱江流域在山崖上開鑿崖墓；在黃河流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河南、山東、蘇北、皖北、鄂北等地普遍出現石室墓。人們已經熟練掌握了開鑿石室的建築技術，東漢墓室形式有前堂與後室，墓室正面雕鑿成柱廊，建築形式相當成熟。崖墓和石室墓中多雕刻或繪畫有豐富的壁畫，表現社會風貌和歷史故事，繪畫藝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因此，當佛教石窟傳入中國後，依山傍水開鑿石室的建築形式和壁畫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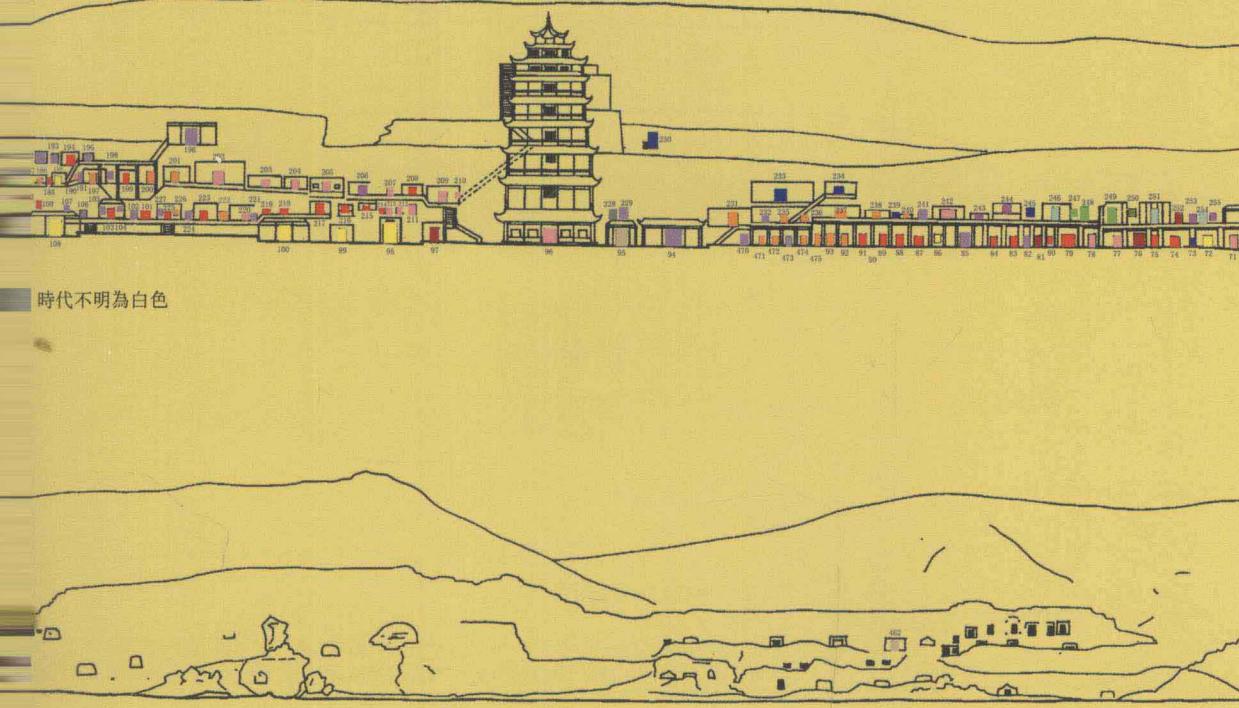
敦煌莫高窟石窟立面圖

很自然的就融入其中了。

佛教東傳之路，曾經中亞，越葱嶺，首先傳入古代西域的廣大地區，然後再沿着絲綢之路一直到達中原。石窟寺的開鑿大致也從西向東逐漸滲入。中國境內現有知名的石窟寺遺址共有五十六處，其中數量較多的省份是新疆、甘肅、河南、陝西、山西和四川，其中又以敦煌石窟中的莫高窟規模最大，保存較好，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文化遺產。

敦煌石窟主要由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三處規模較大、保存較完整的石窟羣組成，莫高窟現存有壁畫、彩塑的石窟為四百九十二窟，另外還有禪窟、瘞窟等，共計七百多窟。榆林窟次之，計四十二窟，西千佛洞為二十二窟。其他分散於這三處周邊的小石窟羣，如東千佛洞、五個廟等都屬於這一體系，它們就像顆顆珍珠散佈在絲綢古道上。

從佛教傳入西域後，沿途開鑿石窟寺的山崖，都由粗砂岩或砂礫岩組成，敦煌屬酒泉系砂礫岩的地質結構，適合開鑿石窟，所以石窟寺的營造在敦煌延綿了千百年而不中斷。石窟是壁畫和彩塑的載體，並使之具有穩固的存在環境。石窟形制的演變，又引起壁畫和彩塑的佈局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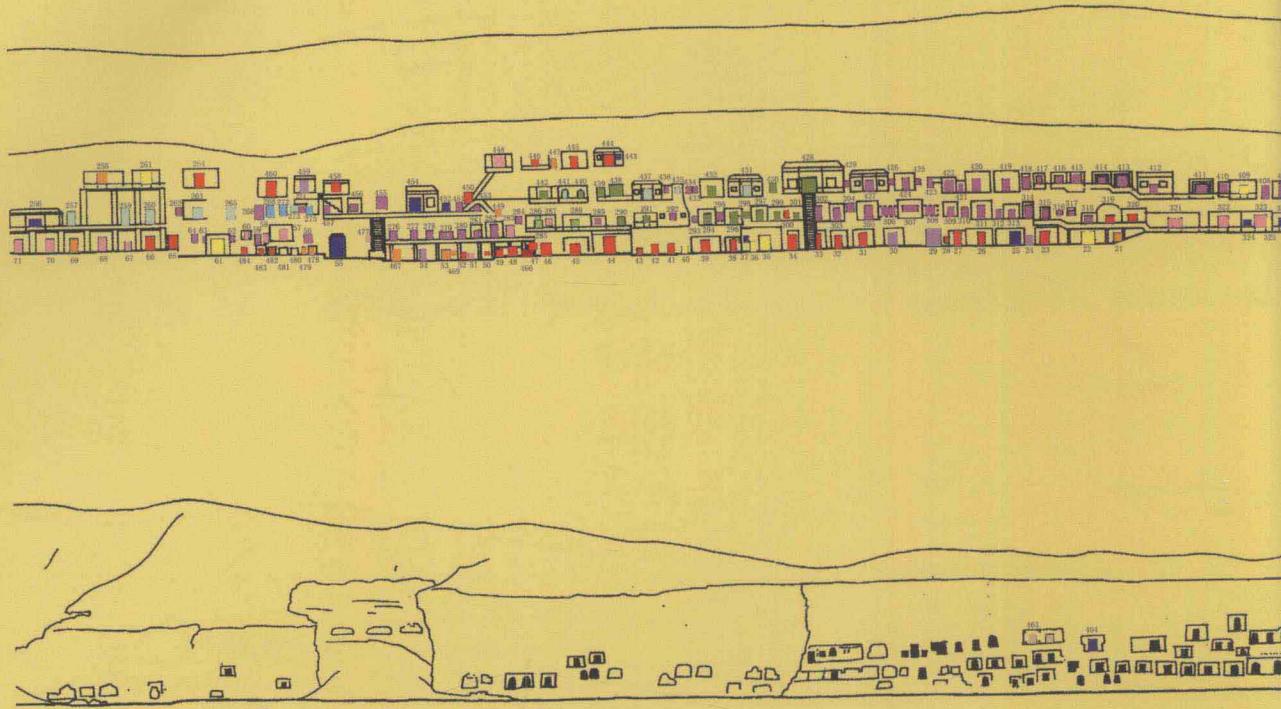


變化。因此，可以說敦煌石窟寺的建築形式與壁畫、彩塑共同構成了三位一體的石窟藝術。

石窟寺是為供佛而開鑿的，其形制隨時代而變化。在敦煌石窟羣中，北朝時期較多地保留了從西域傳來的禪窟和中心柱窟的形式，但又在中心柱窟前，增加了一個傳統的兩坡屋頂式的前廳，並用木質斗拱作裝飾。佛龕為魏晉時期傳統的雙闕形式，即是敦煌石窟中獨特的“闕形龕”。

隋代的歷史雖短，在敦煌石窟的開鑿中卻佔有重要地位。由於統治者的大力倡導，在三十多年間開鑿的石窟，數量是前二百多年的兩倍多，石窟形制多樣化，佛龕加深加大，以後興起的新窟形，大多都可以在這一時期找到雛形。

唐代有近三百年的歷史，國力強盛，佛教大興，因而開窟數量最多，並開始向大空間發展，莫高窟的南北大像窟和兩座涅槃窟以及榆林窟的大像窟都是唐代開鑿的。這時莫高窟崖面上開鑿的窟室“可有五百餘龕”，到晚唐時期，開窟已達到“狀若蜂巢”的密集程度。在石窟形制上以殿堂式窟形為主，並進一步模仿寺院中的佛殿形式，在窟中設置大型中心佛壇，佛壇後有高大的背屏直接覆斗窟頂，如同山西五台山大



佛光寺大殿佛壇上的扇面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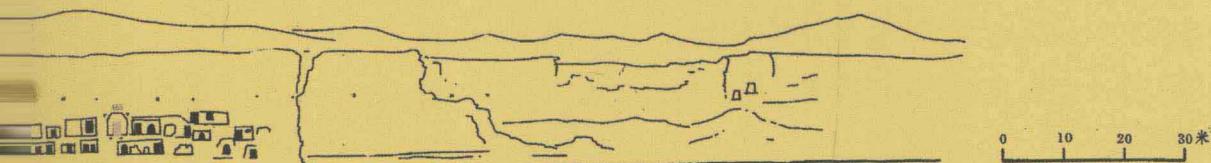
自五代以後，由於莫高窟已沒有多少供開鑿的空餘崖面，以後的幾個朝代，開窟數量不多，石窟形制沿用晚唐形式，而且有很多是在前代的石窟裏進行塗改、修補、增修甬道、窟簷等，以滿足人們祈福做功德的要求。

為了信仰和祈福，各時代的人們都極盡其創造才能，把石窟內部彩飾得五彩繽紛，絢麗多姿。窟頂的裝飾由早期的平棊椽飾、天宮伎樂轉變到華蓋藻井、千佛莊嚴，塑龍繪鳳，飛天旋轉，窟室風動，造成神聖美好的氣氛。窟室四壁的壁畫更是誘諭和教誨人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的圖解。佛教中記述佛一生事迹的，稱“佛傳故事”；傳說佛生前行善轉世成佛的，稱“本生故事”；佛講述的哲理，即是“佛經”，如《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法華經》、《藥師如來本願經》、《彌勒上生經》、《彌勒下生經》等，約計二十餘部。畫師們根據這些故事和佛經的內容，加上自己的認識、理解與想像，鋪陳衍譯成場面壯闊、構圖嚴謹的故事畫與經變畫，它們是構成各時代石窟壁畫的主題。由於佛經哲理深奧，文字晦澀難懂，用繪畫的形象藝術來表述佛經內容，比較容易被人們接受。出於表現故事的發展和詮釋經變內容的需

南區



北區



要，壁畫中穿插着當時社會上的各種生活場景，有婚嫁、農耕、狩獵、征戰、修建、舞蹈、就醫、製陶、行旅、商賈等等，在上下一千年間的民俗風情畫中，又把大量的山水畫、建築畫、樂器圖像等，像戲劇舞台上的大佈景和道具一樣穿插其中，讓各階層的人們都能讀懂佛經深奧的哲理。開鑿石窟的捐資者——窟主與施主，把自己的形象繪在佛經故事的下面，稱作“供養人像”。供養人像提供了各時代、各階層人物的形象以及服飾資料，它們就是一部繪在牆壁上的中國歷代服飾圖史。

辛勞的工匠們在長期的施工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們根據窟主的要求，造大佛，塑小像，採取就地取材與靈活用材相結合的辦法，塑造出石胎泥塑的大佛和木骨草胎的泥塑，成為敦煌石窟塑像的主體。在壁畫的製作上，地仗的製作與起稿上色是關鍵，各時代都不斷努力創新，才使敦煌壁畫保持一千多年仍然鮮艷如新，成為不朽的藝術。這些工匠，用他們辛勤的勞動和智慧創造了石窟藝術，但他們自己的形象卻很少留在壁畫上，只有從敦煌遺書的記載中，可以看到他們如何艱辛地勞作。

唐代莫高窟的斷崖上，已呈現出“上下雲巒，構以飛閣，南北遐連……波映重閣”的壯觀景象。宋代以後仍繼續修建窟簷，至今崖面上

保存的五座唐宋窟簷及很多窟前的窟簷樑孔、棧道挑樑孔遺迹就是當年“波映重閣”的殘迹。它們為研究窟前“南北遐連”的“飛閣”提供了實物依據，也是全國保存為數不多的幾座唐宋石窟木構建築。窟前的殿堂遺址是幾十年前在考古發掘中清理出的，它們與窟室、窟簷共同組成一座座完整的石窟寺院。窟前建築的修建一直延續到民國的1935年，北大像窟簷改建完成後，這座九層高樓，巍峨壯觀，已成為莫高窟現在的標誌景觀。

伴隨石窟的開鑿，窟區前還有許多地面建築。據記載，隋代在莫高窟前就建有講堂和舍利塔，如今隋代的地面建築早已不見蹤影，仍留存在窟前的寺院和牌坊都為清代所建。它們在建築學上的價值並不高，卻記錄着西方探險家的貪婪與一個東方大國的榮辱。現在它們也得到了保護，伴着九層樓的叮咚鐵馬，敘說着石窟寺的繁盛與衰落。

敦煌石窟寺經過千年的不斷開鑿，度過千年的風沙兵燹，在時光的流逝中保存至今，早已失去唐代碑記中“嶝道遐連，雲樓架迥；崢嶸翠閣，張鷹翅而騰飛；欄檻雕楹，接重軒而燦爛”的壯觀景象。值得欣慰的是，在當今全世界都注重保護人類的寶貴遺產時，敦煌石窟寺也得到相應的關注和保護，僅剩的幾座殘破的唐宋窟簷和崖壁上的斷壁殘垣經過加固修復後，又煥發出新的生命力。窟室內的壁畫和彩塑，是敦煌石窟藝術的價值所在，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古代印度、中亞文化相互融合的結晶。它們比之石雕製作更加精緻，色彩更加絢麗，但因質地的關係，相對比較脆弱而不易保存。對壁畫和彩塑的保護，同樣引起世人的重視，保護與修復的技術正在不斷得到更新和改善，可以相信，在人們的不懈努力下，敦煌石窟寺將載着博大精深的古代藝術，成為永恆的建築空間！

目 錄

前 言 永恆的建築空間——敦煌石窟寺	005
第一章 戈壁綠洲上的敦煌石窟	013
第一節 敦煌石窟的興建	015
第二節 工程浩大的大佛窟	033
第二章 中西合璧的早期石窟形制	
十六國至北周（公元366～580年）	041
第一節 禪窟	043
第二節 中心塔柱窟	051
第三節 殿堂窟	063
第四節 窟內局部造型與裝飾	071
第三章 石窟形制的轉化	
隋、初唐（公元581～704年）	083
第一節 中心塔柱窟與人字坡式殿堂窟	085
第二節 覆斗式殿堂窟	093
第三節 各有特色的局部變化	105
第四章 成熟穩定的石窟形制	
盛唐至元（公元705～1368年）	111
第一節 中小型石窟形制	113
第二節 舊建大窟的興起	127

第三節 石窟內的局部裝飾

141

第五章 石窟寺的營造與木構建築

155

第一節 敦煌的自然環境與石窟的開鑿

157

第二節 石窟寺的木構建築

169

第三節 窟前殿堂遺址與地面鋪裝

198

第四節 壁畫與塑像的製作

211

第六章 石窟寺的伴生建築——塔、牌坊、寺院

225

第一節 莫高窟周圍的古塔

227

第二節 窟前的寺院與牌坊

246

附錄 莫高窟覆斗頂洞窟形制解剖圖

255

圖版索引

258

敦煌石窟分佈圖

259

敦煌歷史年表

260



戈壁綠洲上的敦煌石窟

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它的名字已經存在二千一百多年了。與此大致同時命名的酒泉、張掖、武威三郡，都是按照漢代當時開發河西的戰略要求，為顯示漢朝的聲威而定名的，它們並稱為“河西四郡”。

兩千多年前的漢朝，為了鞏固邊防，保護商路，採取了建郡、修築亭障、移民實邊和發展農業等多種戰略措施。這些措施的實施，使敦煌擁有扎實的經濟基礎和根深蒂固的漢民族本土文化，從近現代在敦煌及周邊縣市發掘的魏晉墓壁畫看，當時敦煌地區繪畫藝術也很發達，這些文化底蘊都為接納外來的佛教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漢朝打通了由長安通往西方的貿易之路，西方學者稱之為“絲綢之路”。敦煌正位於絲綢之路的三叉路口上，頻繁的商貿活動，使敦煌成為一個繁華的都市。東來西去的商旅不但帶來了商品，同時也帶來了他們的文化，佛教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傳入敦煌，並在這裏開窟、造塔、建寺，正如《魏書》上記載的：“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正是在這塊戈壁綠洲的邊緣上，開鑿了舉世聞名的敦煌石窟。

第一節 敦煌石窟的興建

莫高窟開鑿的起始時間，一般公認為十六國時的“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依據有二：一是原藏莫高窟第332窟的《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在聖曆元年，即公元698年刻成，簡稱《聖曆碑》），二是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唐人墨書題《莫高窟記》及藏經洞文書中的《莫高窟記》。《聖曆碑》與《莫高窟記》的內容基本相同，是唐人對莫高窟開鑿的追記，記述的事件主要有：

1、石窟位置“右在州東南廿五里三危山上”。

2、開鑿時間為“秦建元二年”。

3、最初的開鑿者“有沙門樂傳嘗杖錫林野，行止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空鑿岩，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於傳師龕側更即營建。伽蘭之起濫觴於二僧”。

4、當權的開鑿者“復有刺史建平公、東陽王等各修一大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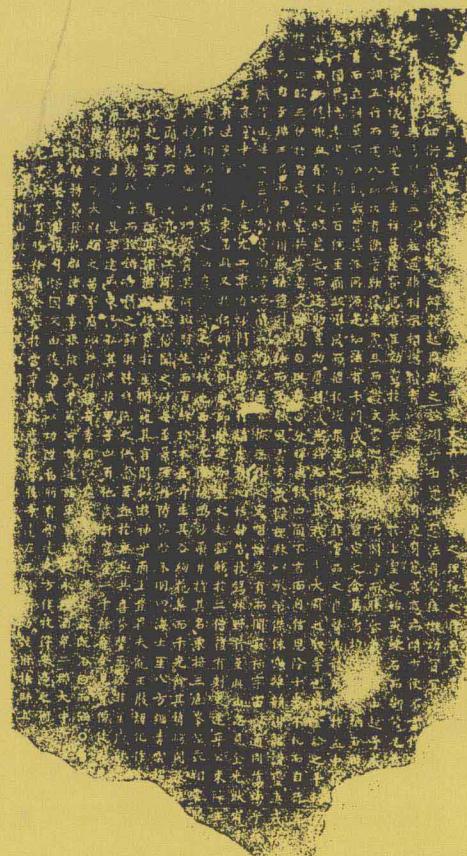
5、南北兩座大像窟的開鑿時間是“延載二年（公元696年）、開元年中（公元714年）”，窟主與施主是“禪師靈隱共居士陰祖等造北大像、僧處諺與鄉人馬思忠等造南大像”。

6、當時崖面上的開窟數量“可有五百餘龕”、“計窟室一千餘龕”，說法不一，可能計算方式不同。窟前營造有“講堂”。

7、自開窟以降，歷時“推甲子四百

他歲”，“從初置窟至大曆三年戊申即四百四年又至今大唐庚午即四百九十六年”。《聖曆碑》與《莫高窟記》的提寫時間分別是：“大周聖曆元年”（公元698年）與“咸通六年”（公元865年）。所以，與以上的時間推算基本相符。

另有藏經洞文書《敦煌錄》載：“莫高窟者……東即三危山，西即鳴沙山……南北二里，並是鏤鑿高大沙窟，……前設樓閣數層，有大像殿堂，其像長一百六



第332窟《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
拓片

十尺，其小龕無數，悉有虛檻通連”。

文獻描述了當時石窟的外觀狀況，有多層石窟與大像窟、小龕無數，窟外並有棧道相通，已經形成龐大的石窟羣落。現在這個石窟羣落中已無法找到樂僔最早創建的石窟，法良相繼開鑿的又是哪一座？在莫高窟千百年的開鑿中，它們有否被毀壞或被改造？這些都不得而知了。相比之下，東陽王與建平公的開窟功績，還可找到一些痕迹。據考證東陽王在北魏至西魏任瓜州刺史時，曾開鑿一大窟。第285窟成窟於西魏大統四年、五年（公元538、539年），是西魏時的大窟，可能與東陽王元榮有關。建平公于義是北周重臣，約於公元564～578年任瓜州刺史，在任時建一大窟，據分析第428窟可能為于義所開。隋代開皇年中所建的講堂比之石窟就更不易保存，在近幾年的基建工程中，也着意進行過一些考古發掘，未見任何收穫。

石窟的選址

古人不論是建造宮殿、陵墓或宅院，總是很注意環境和地形對建築的影響，正如《營造法式》上說：“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因此僧侶信徒在營建石窟時，也注重地址的選擇。

莫高窟的選址，根據《聖曆碑》記載是“沙門樂僔杖錫西遊至此，遙禮其山，見金光如千佛之狀，遂架空鑿岩大

造龕像”。莫高窟窟羣修建在面東臨水的山崖上，前有三危山為屏，右有宕泉峽谷，“左豁平陸，目極遠山”。這裏既遠離了城市的喧囂，又是“坐禪苦修”所需的幽靜環境，戈壁平陸的盡頭有村落相望，可以比較方便地得到日常生活所需。晉代敦煌人索靖曾在這裏題壁號“仙崖”，說明這裏早已是敦煌的名勝，在這裏開山鑿石建窟當然是理想之地。

除莫高窟外，其他幾處石窟最初的選址，雖然沒有任何資料記載，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都處於古代的交通線附近，有開鑿石窟的地質條件：陡峭的山崖，依山傍水，環境僻靜清幽，能滿足佛教徒的需求。榆林窟僅在第16窟前的甬道北壁有西夏的一則題記，寫到有七人“往於榆林窟岩住持四十日，……見此峪是聖境之地，……內霄水常流，木稠林白。日聖（升）香煙起，夜後明燈現，本是修行之界，畫無恍惚之心，夜無惡覺之夢”，題寫日期為“國慶五年歲次癸丑十二月十七日題記”，西夏的國慶年號只有三年，此處所用的時間當為公元1073年。題記中雖然讚美的是榆林窟的環境，也說明了榆林窟選址正確。

敦煌三大石窟

敦煌石窟是對敦煌地區石窟羣的總稱，其中以莫高窟的規模最大，沿着古